

精装
索引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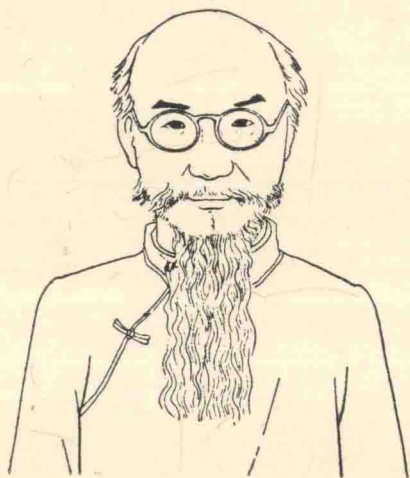
民国大师文库



中国文化史

上

柳诒徵著



《中国文化史》和另一部“命世奇作”《国史要义》两大巨著，奠定了柳诒徵在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地位。



民国大师文库



中国文化史

上

柳诒徵／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全3册 / 柳诒徵著.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 1
ISBN 978 - 7 - 5137 - 0704 - 6

I. ①中… II. ①柳… III. ①文化史 - 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989 号

中国文化史
(全三册)
柳诒徵 著

出版人：肖 斌
责任编辑：李 纬
策划编辑：杨耀文
装帧设计：周 晓
责任印务：石亚茹

出版发行：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 10 层(100088)

发 行 部：(010)82093806

网 址：www. hpbook. com

投稿邮箱：hpbook@ hpbook.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90 毫米×960 毫米 1/32

印 张：48. 75

字 数：60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37 - 0704 - 6

定价：178.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弁 言

往玷学校讲席，草创文化史稿，管窥蠡测，无当万一，未敢以问世也。吴君雨僧猥附之《学衡》社友论撰，缪〔谬〕赞虞、张晓峰诸子设钟山书局，复因中华纸版印布千部，蜀中又有线装本及缩印本，转相流布。覆视之，恒自愧汗，不足语于述作。既病懒，复牵迫他务，不克充其意增削之，良惧传播之误学者。顾是稿刊布后，梁新会有纵断之作，才成一二目，未竟其绪。王君云五复鳩〔纠〕各作家分辑专史，所辑亦未赅备，且分帙猥多，只可供学者参考，不便于学年学程之讲习。又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缙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他坊肆有译籍及规仿为之者，率不饫众望。荏苒迄今，言吾中国文化，盖尚未有比较丰约适当之学校用书。吴君士选乃为正中书局订约复印是稿，且属再为弁言。嗟乎！此覆瓿之本，阅廿年无进境，尚安足言！无已，姑仍其管蠡言之。

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书目。刘宋以史俚文、儒、玄三学，似张史学，而乙部益以滋大。顾儒学即史学，而玄又出于史，似四学之并立未谛。近世学校史隶文科，业此而隳其曹者称文学博士，名实诡矣。西国史籍之萌芽，多出文人，故以隶文科，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近人欲属之科学，而人文与自然径庭，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产于

史，子母不可偶，故吾尝妄谓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非科学，且创为斯院者，宜莫吾国若。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涵〕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丽、鲜、越、倭所为国史，皆师吾法。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不患其异于他国也。

吾国圣哲遗训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持仁义以为人，爰以参两天地，实即以天地之道立人极，故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又曰：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之性根于天地，汨之则日小，而人道以亡；尽之则无疆，而人道以大。本之天地者，极之参天地，岂惟是营扰于物欲，遂足为人乎！故古之大学明示正鹄，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于至善。立学校，非以为人之资历，为人之器械也。又申之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庶人修其身，不愧天子；天子不修其身，不足侪庶人。此是若何平等精神！而其大欲在明明德于天下，非曰张霸权于世界，攫政柄于域中也。彝训炳然，百世奉习，官礼之兴以此，文教之昌以此。约之为史，于是迁、固之学为儒之别子史之祖构者，亦即以此。迁之言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又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固之言曰：“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

矣。”又曰：“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概〕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涵〕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呜呼！吾圣哲之心量之广大，福吾族姓，抚有土宇，推暨边裔，函〔涵〕育万有，非史家之心量能翕受其遗产，恶足以知尽性之极功。彼第知研悦文藻，标举语录，钻索名物者，盖得其偏而未睹其全。而后史之闾冗，又缘政术日替，各族阑入，虽席圣哲之余绪，而本实先拨。顾犹因其服习之久，绵绵然若存若亡，而国史、方志、文儒之传记，得托先业而增拓其封畛焉。吾之谫劣，固不足以语史，第尝妄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徒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扣槃扞籥，削足适履，则所谓不赅不备一曲之士耳。

虽然，世运日新，吾国亦迈进未已，后此之视吾往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然立人之道，参天地，尽物性，必有其宗主，而后博厚高明可推暨于无疆。故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而吾此稿之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不足副吾悬想，即吾所为覆视而愧汗者也。迁《史》曰：“述往事，思来者。”吾岂甘为前哲之奴，正私挟其无穷之望，以企方来之宗主耳！

一九四七年夏五月

柳诒徵

目 录

CONTENTS

弁言	1
绪论	1

第一编 上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国人种之起源	13
第二章 洪水以前之制作	23
第三章 家族及私产制度之起源	33
第四章 政法之萌芽	39
第五章 文字之兴	47
第六章 洪水以后之中国	59
第七章 衣裳之治	69
第八章 治历授时	81
第九章 唐虞之让国	89
第十章 治水之功	99
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109
第十二章 夏之文化	125

第十三章	忠孝之兴	139
第十四章	洪范与五行	147
第十五章	汤之革命及伊尹之任	157
第十六章	殷商之文化	167
第十七章	传疑之制度	185
第十八章	周室之勃兴	197
第十九章	周之礼制	213
第二十章	文字与学术	323
第二十一章	共和与民权	339
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变迁	347
第二十三章	学术之分裂	369
第二十四章	老子与管子	381
第二十五章	孔子	391
第二十六章	孔门弟子	417
第二十七章	周末之变迁	433
第二十八章	诸子之学	457
第二十九章	秦之统一	485
第三十章	秦之文化	497
第三十一章	汉代内外之开辟	509
第三十二章	两汉之学术及文艺	517
第三十三章	建筑工艺之进步	547

第二编 中古文化史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	569
-----	-----------------------	-----

第二章 佛教入中国之初期	581
第三章 诸族并兴及其同化	589
第四章 南北之对峙	605
第五章 清谈与讲学	615
第六章 选举与世族	633
第七章 三国以降文物之进步	645
第八章 元魏之制度	667
第九章 佛教之盛兴	683
第十章 佛教之反动	701
第十一章 隋唐之统一及开拓	713
第十二章 隋唐之制度	727
第十三章 隋唐之学术文艺	759
第十四章 工商进步之特征	785
第十五章 隋唐之佛教	799
第十六章 唐宋间社会之变迁	819
第十七章 雕板印书之盛兴	833
第十八章 宋儒之学	843
第十九章 政党政治	865
第二十章 辽夏金之文化	883
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	911
第二十二章 宋元之学校及书院	937
第二十三章 宋元间之文物	963
第二十四章 河流漕运及水利	1001
第二十五章 明儒之学	1017
第二十六章 明之文物	1031

第三编 近世文化史

第一章 元明时海上之交通	1081
第二章 西教之东来	1095
第三章 明季之腐败及清朝之勃兴	1111
第四章 西方学术之输入	1129
第五章 清代之开拓	1155
第六章 清朝之制度	1169
第七章 清初诸儒之思想	1185
第八章 康乾诸帝之于文化	1199
第九章 学校教育	1215
第十章 考证学派	1229
第十一章 国际贸易与鸦片之祸	1245
第十二章 内治之腐败及白莲发捻之乱	1265
第十三章 外患与变法	1281
第十四章 译书与游学	1319
第十五章 机械之兴	1343
第十六章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	1365
第十七章 法制之变迁	1381
第十八章 经济之变迁	1403
第十九章 最近之文化	1431
索引	1447

绪 论



绪
论

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各种族之历史，以观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覩其异。今之所述，限于中国。凡〔涵〕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盖晚清以来，积腐褻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缺〕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欧战既辍，人心惶扰，远西学者，时或想象东方之文化，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然证以最近之纷乱，吾国必有持久不敝者存，又若无以共信。实则凭短期之观察，遽以概全部之历史，客感所淆，矜馁皆失。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此吾所渴望于同志者也。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绵绵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苟从多方诊察，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第二、三期吸收印欧之文化，初非尽弃所有，且有相得益彰者焉。

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其详具于本文，未可以一言罄。然有一语须先为学者告者，即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夫世界任何国家之构成，要皆各有其特殊之处，否则万国雷同，何必特标之为某国某国？然他国之特殊之处，有由强盛而崩裂者，有由弱小而积合者，有由复杂而涣散者，事例綦多；而求之吾民族、吾国家，乃适相反。此吾民所最宜悬以相较，藉〔借〕觐文化之因果者也。

就今日中国言之，其第一特殊之现象，即幅员之广袤，世罕其匹也。世界大国，固有总计其所统辖之面积广大于中国者，然若英之合五洲属地，华离庞杂号称大国者，固与中国之整齐联属，纯然为一片土地者不同。即以美洲之合众国较之中国，其形势亦复不侔。合众国之东西道里已逊于我（中国东至西凡六十度五十五分，美国东至西凡五十七度三十九分），其南北之距离则尤不逮（中国南至北凡三十八度三



十六分，美国南至北凡二十四度二十六分)。南北距离既远，气候因以迥殊。其温度，自华氏表平均七十九度以至三十六度，相差至四十余度。其栖息于此同一主权之下之土地上之民族，一切性质习惯，自亦因之大相悬绝。然试合黑龙江北境之人与广东南境之人于一堂，而叩其国籍，固皆自承为中国之人而无所歧视也。且此等广袤国境，固由汉、唐、元、明、清累朝开拓以致此盛。然自《尧典》、《禹贡》以来，其所称领有之境域，已不减于今之半数。

《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人多疑《尧典》为儒家伪造，不可尽信。然《墨子·节用篇》：“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足见《尧典》所言国境非儒家臆造之语。即使此等境界，为儒、墨两家想象之词，初非唐、虞时事实，亦可见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之人，已信吾国有此广大领域也）

《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讵于四海。”

圣哲立言，恒以国与天下对举。

《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虽夸大之词，要必自来所见，恢廓无伦，故以思力所及，名

曰“天下”。由是数千年来，治权时合时分，而国土之增辟初无或间。今之拥有广土，皆席前人之成劳。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转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

第二，则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今之中国，号称五族共和，其实尚有苗、瑶、僮〔侗〕、蛮诸种，不止五族。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决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者无论矣，秦、汉以降，若匈奴，若鲜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鞑靼，若高丽，若渤海，若安南，时时有同化于汉族，易其姓名，习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纥、唐兀、康里、阿速、钦察、雍古、弗林诸国之人，自汉、魏以至元、明，逐渐混入汉族者，复不知凡几。

《汉书》：“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晋书》：“卜珽，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段匹磾，东郡鲜卑人也。”“乔智明，字元达，鲜卑前部人也（元魏以后，鲜卑人之化为汉族者，不可胜数）。 ”

《通志氏族略》：“党氏本出西羌。”

《唐书》：“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也。”“李怀仙，柳城胡人也。”“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长。”“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高仙芝，本高丽人。”“王毛仲，本高丽人。”“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姜公辅，安南人。”



“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

《通志》：“支氏，其先月支胡人也。”“安氏，安息王子入侍，遂为汉人。”“竺氏，本天竺胡人。”

《元史》：“昔班，畏吾人。”“余阙，唐兀人。”“斡罗思，康里氏。”“杭忽思，阿速人。”“完者都，钦察人。”“马祖常，世为雍古部。”“爱薛，西域弗林人。”（此类甚多，姑举以示例）

《日知录》卷二十三：“《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术’、如‘偶’，尚未之录（《广韵》“偶”字下注云：“齐大夫名。”）。今访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后（原注：土人呼术为张一反，按《金史》术虎汉姓曰董，今则但为术姓）。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并在明初以后。而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儁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宜赐姓以别之。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赐给姓氏（按洪武中勘合赐姓，《实录》不载，惟十六年二月，故元云南右丞观音保降，赐姓名李观。又《宣宗实录》：丑闰洪武二十一年来归，赐姓名李贤）。’从之，三年七月，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保住名杨效诚，自此遂以为例。”

凡汉族之大姓，若王、若李、若刘者，其得氏之始，虽恒自附于中国帝王，实则多有异族之改姓。其异族之姓，如金、如安、如

康、如支、如竺、如元、如源、如冒者，在今日视之，固亦俨然汉族，与姬、姜、子、姒若同一血统矣。甄克思有言：“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

《社会通论》（甄克思）：“世界历史所必不可诬之事实：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以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此其理自草木禽兽以至文明之民，在在可征之实例。孰得孰失，非难见也……希腊邑社之制，即以严种界而衰灭，罗马肇立，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横览五洲之民，其气脉繁杂者强，英、法、德、美之民，皆杂种也。其血胤单简者弱，东方诸部，皆真种人矣。”

顾欧陆诸国，虽多混合之族，而其人至今犹严种界，斯拉夫、条顿、日耳曼之界，若鸿沟然。而求之吾国，则“非族异心”之语，“岛夷索虏”之争，固亦时著于史，如：

《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通鉴》卷六十九：“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而异族之强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汉族，汉族亦遂泯然与之相忘。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



第三，则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西洋上古史》（浮田和民）：“迦勒底王国，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以前，至一千三百年而亡。亚述（即亚西里亚）兴于公元前一千三百年，至六百零六年而亡。巴比伦兴于公元前六百二十五年，至五百三十八年，为波斯所灭……埃及旧帝国兴于公元前四千年，中帝国当公元前二千一百年，新帝国当公元前一千七百年，至五百二十七年，为波斯所灭。”

《印度五千年史》（高桑驹吉）：“印度吠陀时代，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公元后七百十四年，为回教徒所征服。”

中国历年之久，姑不问纬书荒诞之说。

《春秋元命苞》：“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七十六万岁。”

即以今日所传书籍之确有可稽者言之，据《书经·尧典》，则应托始于公元前二千四百年；据龟甲古文，则作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据《诗经》，则作于公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共和纪元以后，则逐年事实，皆有可考，是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汉、唐而降，虽常有异族入主之时，然以今日五族共和言之，则女真、蒙古、满洲诸族，皆吾中国之人。是即三、四千年之间，主权有转移，而国家初未亡